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馮光熙

榕村語録卷二十一

大學士李光地撰

史

古時史官當其職以死守之馬班雖不及古至今讀其書於漢何嘗肯輕假借明太祖見修元史有醜詆的悉令改訂雖是盛德事要非古義此是為天地間存一公案既付之其人隨彼舉職不須更行監制

某四十年紀不喜看史以閱歷世故未深故也須看通鑑甚易為力祇以身經者多看他處得如何有處得高出吾輩者有反不及者須是四書這一邊先看得有箇底子看史方有益如無一些把柄便讀盡廿一史道理都不著實

看史漢三國傳紀必須以類相從長者短者分者合者詳者畧者有以此人事蹟列彼傳中者又如稱名爵年月日時或載或不載之類皆要講其體例緣故總

之要先治春秋纔有根本某常說做理學文字不能離學庸論孟易經學古文不能離尚書學記事不能離春秋學詩不能離三百篇五經是各樣文字的根本

兩漢史内但是有名人傳俱應撿抄熟看長人學問不單取其好處就其不是處亦可為鑑

史書總是公修便壞古者以此為耑家學馬班皆父子相續而成就是歐陽公宋景文亦聽其自出手筆當

修史時朝廷但資廪給而已唐書中歐陽公所任惟志其餘盡係景文作景文拙於序事書成送與歐公改訂歐公以其前輩辭之看來新唐書到底不算好作史不是易事史漢二書俱父子相繼尚未及成史記中或書沛公或書高祖稱謂俱不一朱子謂因未成書不曾一例改正是也漢書又經大家補得許多方成　清植

左傳中有先王典制亦有小道鄙說有君子格言亦有

小人謬論大畧可與史記並稱而已凡稱仲尼曰者多不確如趙盾越境乃免殊不為當史記載伯夷叩馬事歐王皆辨其妄亦有理二老久受養於西伯何至叩馬時乃似初識又前云武王告於文王之墓載主而行後卻云父死不葬不葬安得有墓顏濱譏子長淺陋不學疎畧輕信朱子以其言為當子長時古文尚書周禮左傳俱未出子長所見但國語耳至孟堅時古文尚書周禮左傳皆出而劉向父子從内府

得許多秘書孟堅亦得觀之其識見筆力又能運鑄諸書只是文字骨氣雄健處遜子長耳實則學問之醇識見之卓殆有過之

某未領鄉薦時曽將左傳分類編纂言禮者一處言樂者一處言兵者一處言卜筮者一處嘉言善行一處如此容易記未及編成以人事而廢

昔蘇子容記得史熟東坡問之答曰吾曽將某年某月下將事繫之編得一次復將事下繫以某年

朞月又編得一次編來編去遂熟東坡曰吾何嘗不如此下工夫畢竟公記得大槩欲史熟須如此

凡文字不可走了樣子史記䟰一箇樣後來史書便依他敘記諸文韓昌黎䟰一箇樣後來亦便依他其初䟰為者都非常人若後來不是此等人生要䟰為便不成樣子太史公文字似不如昌黎一字不可增減然其不如處正是好似他處太史公無意寫出昌黎

有意裁剪也韓文力去排偶太史公却似隨筆寫下自不排偶常有三四件事一筆寫去自然各樣句調班史便煉作幾句相對太史公與昌黎覺有天人之別

班馬史贊議論亦多不錯班固揚雄贊褒貶俱當司馬項羽贊突以重瞳為舜苗裔殊無脈理至結末論自不刊

司馬子長筆力周衰諸子不及也其文渾渾噩噩結構

處大人莫知所措置昌黎較周密論筆氣到底史公高班孟堅得劉向揚雄班彪諸人講貫議論意理自較完備筆力卻不及史公

史記大都剪裁別人的多就是當代列傳恐亦有底稿自著者只有諸侯王年表諸篇却便見他筆力傳贊一兩行有說得不是的亦有没甚意味的班孟堅文多排語至如禮樂志等便不用排豈讓子長所以老蘇云遷固之雄剛

問人言漢書為史書正體看來畢竟史記為正史是紀事之書史記自己不肯多著議論如周紀前引書中入左傳後入戰國策剪裁其文而已此正體也至伯夷傳人動云變體列傳為太史公刱體豈有自刱一體開頭一篇即用變體者其所謂傳即據舊傳文而云然也前後著議論而已曰極是宋史不好便是坐此有許多好文字不入却自已填上許多話但史記於賈誼不録治安策董子不録天人三策却不如班

史為善

史記議論誠有翩躚處然其志歸於尊孔子謂先黃老而後六經其自序作書之意何不祖述黃老耶

朱子謂史記强似漢書果然近來因輯樂律見漢書律歷志許多沒要緊語如鍾種也陽氣種種然而生也竟是混語史記要去他一個閒字亦難字字都是骨子

漢書節人文字多未工如治安策中間項款皆不清太

史公秦楚之際月表以德若彼用力若此盖一統若斯之難也孟堅節作以德若彼以力若此其艱難也其艱難也四字總承上兩句與史記原不甚異但使讀者連以力句讀意指便混不若史記明亮又孟堅歸重在秦以暴故失之易而漢興之速史公却歸重前代以封建故得之難秦以郡縣故失之易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言因封地太濶以致僭逆其後分封子弟始得强幹弱枝歸於以仁義為本可見史公胸中

大有見解只是游俠貨殖之類皆崇奬之以此讓孟堅出一頭地班氏父子兄弟自成一家學天官律歷乃出大家之手友曰史記列游俠貨殖或亦有見見得先王法製盡廢將來兼并吞噬不在上而在下則俠猾爭攘者出而持世矣曰如此宜露其意以抑遏之反為之揚其波無是理也

孟堅文字雖不如子長雄健然識見醇正議論皆是韓文公絶不見提起想以其勦襲揚劉議論耳文公果

不勦襲然孟堅正未可輕其評論二劉及董仲舒揚

子雲諸人皆精當戰國文字之氣習識議至孟堅始

變盡子長亦非戰國文字其高視濶步中有斷處而

穿田過脉皆有針線高出左國之上但議論多是戰

國耳

漢書乃孟堅湊龍劉揚諸家而成者殊可觀十志惟天

文五行穿鑿餘俱典實淵茂

後世情偽之變無所不有讀史乃練達人情之學左傳

尚不能備後世情偽若漢書則幾備矣

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留侯之謀於漢高此為

第一 自記

陸象山有武帝優於文帝論以為拊髀之歎不如輪臺之哀至謂二帝三王之心吾於武帝見之使帝誠存二帝三王之心平生所為皆宜自訟何特貳師喪敗為可悔雖悔而猶有恥諱之意哉推其詞指當見之以此便為優於文帝之決欲窺堯禹用心亦好奇之

論自記

漢書於孝平后下云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此只宜用莽女也三字自記

婁敬言周公營洛是欲令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虐民見解直是儒者能知聖人之心豈辨士乎

至贊和親之策而曰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即外孫為單于豈敢與大父抗禮則失之迂矣既知冒頓之殺父何謂其不敢與外祖抗也自記

史稱良多病未嘗特將非也良之智慮深長固如是耳 自記

賈子所云糾纆者言糾之急則轉亦急翻覆久而後定也應說未盡 自記

鼂錯欲敎太子以術數此等議論皆戰國亡秦之餘酷習俗溺人故雖以文帝天資粹美而不能辨也以錯為太子家令顧反以賈生傅梁王豈不輕重失宜之甚 自記

李廣蘇建傳贊心字與隣叶非是班史中如此類極多古韻至漢時已差謬自記

韋玄成傳中諸奏宜與郊祀志相聯綴以備一代之議以應古者郊廟之本文不當於韋傳見之蓋作者文重思繁未及釐正耳自記

劉更生之獻鴻寶苑秘書乃少賤好奇不足為更生累自記

李尋傳日將旦清風發一段乃有師授之言左傳中有

明夷之讞一段可參看 自記

谷永黑龍之對俱是爲異姓游説漢以火德王如何更以黑龍爲同姓至攻至尊之惡固是爲王氏蔽護然充成帝之行即微王氏能久安乎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雖有伊尹周公不得舍此而彼是攻也永則可議矣庸可謂此言之非是乎劉子政懇懇於同異姓之間而格心之論無聞亦缺事也 自記

揚雄贊以序爲論瑕瑜不相覆極妙贊體 自記

酷吏傳賛於甫刑報虐以威之意不可不揭為世鑒也惜未之及自記

貨殖傳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二句孟說似未是貪賈以十計而三之謂得十之三分餘也廉賈以十計而五之謂息十之二也自記

西域傳中天篤天竺也即身毒明帝迎佛在前班傳曽不一及故知其事本微後人張大之其云日所出日所入之理史中未明蓋未嘗通周髀之說耳自記

孟堅西域傳賛立論如彼而定遠監功西海白首僅還豈其家庭平昔議論漫相乖刺耶故自古功名之會違厥素心者多矣西域諸種何辜而仲升積年薙獮之唐王龍標塋牓引發此意自記

漢書敘傳中窮達有命吉凶由人二句精極若以為窮達由人吉凶有命則大謬矣自記

敘傳中律歴志賛可謂潔淨精微自記

漢書十志天文乃曹大家所補五行多荒誕之說郊祀

敘漢武事太繁然三敘亦精餘七志俱好自記

房中歌云簫勺羣慝簫勺即消爍也晉灼謂簫舜樂勺周樂者非是又云安其所樂終産樂終産世繼緒所字與緒字叶兩産字相叶又云澤弘大大字恐久字之訛下文德施大者弘也世世曼壽者久也久字便與保壽叶自記

禮樂志循首迄末議論純粹孟堅儒術之文自記

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一段當採以補周官少司徒

之章自記

漢文除肉刑而張蒼等於當斬右趾者忽進以死刑求輕反重議事鹵莽至此自記

漢書食貨志云有賦有税税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税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禄食庶事之費康成注周官甚差得此正之又云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

園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此漢家致太平根本也猶有古者公天下之心焉自記

所云律歴志者因歴法用黄鍾起筭故前半説律為後半算歴張本也後行四分歴便不與律相干史記分為二何嘗合來後世修史者不察遂俱云律歴志豈不可笑自記

黄鍾之宫另為一管非十二律中之黄鍾也與京房之

準梁帝之通正相似長亦九寸而以三分之法穴其旁吹之若今簫篴之類可據以為準而定諸律故六律六吕此管皆可以生之而為律本也月令十二月皆有所中之律中央律中黄鍾之宫葢謂此耳緣今吕覽錯互三九二字讀者遂不得其解而妄為之説紛拏喧豗千餘年於此矣只細讀漢志自見自記

律歴志言丑未居其衝乃陰陽之要妙諸術莫不用之自記

漢志云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纏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葢日在子則斗建丑日在丑則斗建子日在午則斗建未日在未則斗建午綱紀之交謂子丑午未之際也周官大司樂分六樂而序之者是律呂唱和一歌一奏分祭之樂也下條圜鍾為宫乃黄鍾之誤用黄鍾祀天林鍾祭地是以綱紀之交為陰陽之首大祭

之樂也此條文義至深莫得其意又曰此段説樂至精蓋周官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用三統之律為宫而四望從天山川從地祖妣同饗故云合樂其樂天用黄鍾地用林鍾今周禮天作圜鍾者與宗廟之文互也想班氏為志時尚未差失綱紀之交謂斗建與日躔相遇交互處乃子丑午未之間也其時陰陽初生造化萬物故大祀天地則用之其餘分祭則天地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各有歌奏如奏黄鍾則歌大吕奏

太簇則歌應鍾以其合辰之律相為唱和因其陰陽終始生成以取義類此則分祭之所用也二祭皆因依法象使陰陽萬物條鬯該成者也自記

律歴志嘉量一條與周官考工㮚氏章令所据以定黄鍾知其以積實為主而不紛紛於圍徑之誤者頼有此耳故皆曰聲中黄鍾自記

律歴志以權屬水衡屬火矩屬金規屬木繩屬中央須云木規金矩水凖火繩而土為權衡以生四者乃與

篇首之義相應自記

律歷志云壽王候課比三年下只言其歷最疎課最下也顔注以為下獄者非自記

大初法至朔同日為章交蝕一終為會分盡日首為統統首日名復於甲子為元其日法以八十一為分又十九之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為小分以三百六十五日又小分三百八十五者為日周天之數以二十九日又小分三百一十七者為月會日之數十二會不

盡歲氣而閏餘生焉十九年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然每月合朔不在周道之交則會而不蝕歴法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近交凡一百三十五月而一當交當交則蝕分盡章之日月雖會於冬至而不當交積二十七章然後朔日冬至交會分窮故謂之會以日法計之一歲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歴法而稍羸蓋侵小分四之一也章會至朔之分不在日首積之一千五百三十九年恰羸

小分三百八十五其明年景復則去酉入子而冬至交會起於日首而無餘分矣故為一統也然甲子者日名之始必氣朔肇於此日乃得歷本故初統而得甲子次統而得甲辰三統而得甲申三統既盡復值甲子朔夜半冬至揚子雲所謂章會統元與蝕俱没則後元之端也三統歷劉歆因太初而作者又云所謂去酉入子者四年而景一復初年冬至在子次年冬至在卯三年冬至在午四年冬至在酉第五年始

又復於子令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則四年之數未盡是冬至當在酉也然有日分所羸之小分四之一者積至此時恰羸小分三百八十五淌四分日之數則冬至已不在酉而在子矣自記

黃帝得寶鼎神策神策即蓍策也此一段傳聞只是黃帝作歷事耳黃帝得策作歷正與取竹造律同一符應卿自不解自記

子長於武帝時事多不諱故論史必推史漢不獨文章

佳以其出於直也文中子以三國志為勝兩漢看來

魏吴有底本便多文飾不能簡實惟蜀志則承祚自

為之字字不虛

作史全要簡潔蜀志後主二年終歲止八字曰勸農殖

穀閉關息民只此的是良史才

魏吴二志皆有底稿不能盡如承祚意至蜀不立史官

反得盡己之意筆則筆削則削如張嶷傳載其與費

禕書戒其太簡易恐有姦人不測之禍又與吴諸葛

恪書戒其根本不清但欲立功於外恐為人所圖後來皆應只此二書便顯出其人他不足論何等有識

關侯傳載關侯為曹操所得操使張遼說降關侯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報曹公曹公義之只此一段三人身分皆見

蜀志最好魏吳二志俱不如吳志尤虛華只是蜀志亦有太簡處裴注斷不可少

問三國志於曹操未建國之先雖稱太祖至為魏公則稱公為魏王則稱王曹丕未篡時亦只稱王明其為漢王公也至吳則未稱帝之先只書名惟先主始終稱先主似承祚意中已將蜀作正統如朱子之見曰亦未知其意果何如或者承祚是蜀遺臣故書法稍別然此書為文中子所推重不為無故清植

隋書天文志極好唐書天文志是張燕公筆詞采太勝沈約所作宋書其志中説天體處最詳明

韓文公順宗實錄質實得經意無虛詞無遺事方是實
錄彼正不屑學史漢人反以為訾議何也
唐鑑議論及新唐書論贊朱子俱稱之今看來敘事不
及史漢至論贊兩漢後未見其匹比五代史尚覺差
勝
五代史無人物事蹟底子不好故覺得闇然無色
通鑑從韓趙魏為諸侯起朱子雖有詩譏之言履霜堅
氷其來已久不到此時王靈始下替然又稱他不直

接春秋留空一叚是不敢僣妄處左傳終於智伯之
滅而通鑑接此自居於傳却有體史記雖多可議亦
自有意思結搆如世家始泰伯列傳始伯夷貴讓也
即尚書首二典詩首文王春秋始隱公之意
通鑑於已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於已所
疑者輒刪去之如隆中對是也昔人評孔子作春秋
録毫髪之善溫公作通鑑掩日月之光指屈平也
通鑑遺漏者甚多如關侯對張遼數語全載不過四五

行便精采動人義氣凜然何必剪裁武侯拔三十戶而歸賓僚都賀武侯愀然不樂謂普天之下莫非漢民使之困於豺狼皆亮之罪那一段氣象議論甚好孫權下令稱武侯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雖是異國之語都應登載何為削去若斟酌裁減再查閲廿一史增入要緊處别成一部小鑑狠好惜年老無工夫奈何

錫言其門人陳大章最熟通鑑檢得其中疎誤處便作

一篇文字辨駁之聞其師謂之曰不消如此只註其下云應作如何足矣宇宙間幾部大書譬如祖父遺訓萬一偶誤只好説我當日記得是如此若侃侃辨證便非立言之體先生曰正是如此令人讀程朱書於其道理精純處毫不理會至於地名人名制度偶然疎舛便當作天來大事狂呼大叫累幅不休雖説得是亦令人厭所謂辭有體要也

春秋是當日史書全本提綱耳不然僅存此教人如何

看綱目似亦不必如目只云通鑑提綱即以通鑑為目何等好如今目覺看不得其意當編一小鑑全要簡如夫子删書不妨架空多少年無一字但須識見大又博學方可做此事友云通鑑如許大部而隆中語却不全載殊不是曰正是若編小鑑如天人策出師表之類須立例在前云為世傳誦者不載不然恐太多

千古選書如易書詩春秋各具一體裁為萬代文章之

祖朱子不安於文中子司馬溫公之所謂統者而修綱目止綱為朱子所定目便付之門人多欠商量所輯小學許白雲雖極稱之但恐其中忽載一段極古雅經傳忽載一段常言俗語義理何嘗不佳論體裁未免雜

綱目尚少剪裁春秋好在沒要緊事刪削一空存其大經大法而已多無為也

文中子於南北朝奪統歸北亦有意思晉雖簒弒然既

一統其子孫播遷江東中國衣冠文物在焉得不以為正統乎宋齊梁陳相繼簒奪年代復促晉滅恰值元魏興於北修明禮樂慨然欲復古制春秋之法中國用夷禮則夷之夷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天意無中外也後分為東西高齊無復人道宇文能整理則以正統予周隋恰好承周之後此以人事體貼天意頗亦有見至朱子則一總細註於下不分正閏萬代可行自更簡易正大若其次則文中子也通鑑不妥當

不及文中子多矣

舊唐書把張曲江杜工部韓文公傳都說得不成體面所以有新唐書之修然新唐書亦為武后立紀何耶綱目於三國時以統歸蜀於武后時書帝在某處已是眼高千古前五代王仲淹以統歸北歐陽公又欲奪以歸南至後五代有言南唐為唐後者歐陽公以為無據反以晉漢相篡為正統雖有予之以統正所以著其罪之說畢竟牽强溫公因之大約都認做天

有一線的統串下來一般朱子始創分注之例妙絕天至此時亦未嘗有所專屬矣至熒惑守心惟魏應之無論災祥之說不確即果爾亦是天氣非人心天理也

通鑑有狠不妥處如以曹氏為正統卻書諸葛亮入寇其立例但篡得共主位者便為正統起自他處者則為賊文中子於五代時忽奪此與彼忽奪彼與此只為每年要存一年號便沒擺布朱子忽想一例只書

甲子分注其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綱目大體已無可議只有秦家十餘年竟當凖王莽例黜之班孟堅所云餘分閏位也其年數既不多於莽而莽罪在漢一代秦惡流毒萬世復浮於莽若以秦時無他姓為主莽時亦無他姓為主也不過以莽後仍為漢秦後不為周耳實即以漢繼周有何不可

綱目於楚漢之際五年間分注先楚而後漢似不可依楚漢並起漢先入關仁暴復異自當先漢

因論呂后事曰後儒偏固之論最是廢后事斷定以為不可如讖光武廢郭后是也假使當時高祖廢呂后未見呂后之惡後儒亦必譏之如光武矣出妻聖人所不禁至如國本之說亦不盡然要當視其本如何秦始皇外扶蘇而內胡亥隋文帝廢勇立廣善惡顛倒此自不可若如漢武立孝昭有何不是天下大事果然太子狠不好却說萬萬動不得難道舉祖宗之天下而喪之其可乎此類須有斟酌光武之過不在

廢后在不任三公而柄歸臺閣不先六經而篤信讖緯一壞政事一壞名教此論俗人以為迂濶其實切近後來明帝遂求佛教魏伯陽之參同張道陵之道術都起於東漢光武焉得辭貽謀之過

後世必謂太子換不得皇后廢不得似覺太執只是換得不當廢得不當便不可此處當兼賢否論不全以嫡長論也如昌邑不道則宗社為重霍子孟尚可廢立何況君父堯舜人倫之至欲為天下得人竟舍已

子立他人他人尚可何況己子擇賢而立光武廢郭
后詔云宮闈之内有若鷹鸇果爾如何可為后方正
學譏之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
老子早知幾為向桐江釣煙水他一生迂拘不能成
事的本領盡見於此嚴子陵一段極有趣的事被他
說得氷冷無味試看權文公詩能使薄者淳持此報
故人識見議論豈不比正學較高范文正公云非先
生無以見光武之大非光武無以成先生之高雖畧夸

張卻是實事

問漢孝獻廢時蜀人誤傳已崩先主諡為孝愍綱目既以統予蜀帝諡似應以蜀為正曰想因蜀是諡於生前故姑仍通鑑或是朱子偶失檢點亦未可定清植

綱目是非褒貶雖稍嚴些然大要不差以其之意如曹操司馬懿倒底不曾正名即依律固是死罪但死之中亦要分别與王莽朱温不同莽温自應立斬操懿還可秋後處決否

古今言莽操若以孔子援情定罪畢竟操少别倒底不曾篡雖曰苟天命在我吾其為周文王然比莽身為之則差矣若使操後接以陳思終守臣節則操豈至被此名哉

某於朱程議論有不敢附和者二條程子論管仲與魏鄭公不同恐未然桓與糾俱是奔竄管仲隨子糾非奉先君命也不過急時合夥原算不得君臣魏鄭公所輔者太子上尚有高祖受高祖命輔之建成死太

宗名之鄭公神色自若太宗責之鄭公曰太子若聽徵言豈有今日之事其分不過至此而止若高祖命他輔太宗他即輔之有一君無二君管仲尊攘之功與貞觀之治亦差不多貞觀之治鄭公之力為多若以功準過二人相彷不得優管而劣魏朱子進狄梁公而斥荀文若武氏立周廟改唐年號梁公為之宰相徒以中宗尚在勤勤以姑母曉譬薦五王成身後功遂謂反周為唐至荀文若初佐曹操削平禍亂操

未遽有逆謀也及欲加九錫文若即憤恚至死未見得有共謀簒弑之端若不論迹而誅心心亦何據之有且後來魏受漢禪功臣配享無文若在內則魏之外文若明甚何所憑而謂之漢賊哉只好責備他不識人不見幾孔明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周公瑾謂操雖漢相實漢賊英雄識人預先見得甚明程子責揚子雲不能見幾法言中尚謂王莽為周公不責以死而責以不識人便無詞矣只是程朱到此等處

見得明把得定處得是伊川一見哲宗便有去志朱子於寧宗亦然如此立身方可責備人

梁公與姚宋皆事武后武易國號廢唐廟已是移祚諸公俯首為臣豈逆知有五王在後耶君子論人須恕後既成事諸公賢者足明無他荀文若猶為漢臣未為魏臣至自戕其生以求免於大惡其志亦可悲矣而朱子罪之不已謂其為唐衡婿文若方二歲唐衡已死則結親乃其父為之何以為文若罪哉自記

近看續綱目令人悶絕續綱目三字就不妥何不續春秋綱目正不易續寧各自為一部書可也綱目之有發明後人為之啇素菴輩自作而自發明之又賛曰續綱目作而亂臣賊子懼豈不令人破口况其議論刺謬尤不可言陳洪進値五代亂盜據漳泉二州宋已平海宇洪進獻二州地正與錢鏐同而尤之曰春秋重死守社稷故貶之春秋諸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洪進之地誰予之誰傳之耶此例一開是必欲使

為賊者雖已四海清平尚負固拒命殺人盈城盈野力窮勢盡而後就縛始為合春秋之義耶

宋史應重為之三百餘年人物實過前代卻蕪蔓若此豈不可惜作史要有剪裁我輩生在後代便要依傍彼時人品學問之可信者如朱子語類文集言行錄極是要緊書某自幼聞得長老言朱子說秦檜有中興之功岳武穆强横即任之果專亦恐不能成功及後讀朱子書何嘗有此此乃瓊山非興之說也朱子

到㴠東即檄毀秦檜祠門人問中興諸人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尋思有間曰次第無人如此痛惡推服乃以瓊山之論加之何妄誕至此但是朱子有褒貶過便當依他只有張德遠却要斟酌魏延楊儀不過有才武侯尚終身愛護南渡人物以李忠定岳武穆為最德遠乃彈劾忠定與武穆亦嘗有隙卻是為何班史有可為萬世法者史記内不必改的漢書即全用之令如要傳濂溪明道伊川豈能加於朱子有不

備者論贊中增之可耳言行録成朱子悔之曰黄魯直孝行敦篤惜未入然存此語已與入同

友言某觀宋史亦易修只把幾箇大人物大姦惡作主其餘不關於國勢綱常者都附其下數語而足略有聲欬者便多幾句不必盡立傳曰如此便省許多閒話只揀其關係萬古綱常者記在那裏豈不乾凈人間之史便是天地紀簿如人有得意事提起足以悅心大不如意事提起足以警醒便勾了宋史儒林外

又有道學揚子雲云周公孔子一儒也不知道學如何又在儒外友曰董江都在漢另立傳不混在儒林内倘修宋史周程張朱當彷此例曰然就是史漢立些名目原不古可傳者傳之何以名目為友曰歸震川云人嫌宋史太多吾尚嫌其太少為其事實多所遺漏也今人因此竟謂宋史尚宜增添直是癡人前不可說夢又人謂五代史太少某却謂其太多五代原無人物何必立許多傳以某看來如綱領分明宋

史亦不難修曰此元不是易事真箇明有人非幽有

鬼責只是宋史前面人物朱子都秤量過便可據以

為準如邵康節傳便用明道志周子傳便用朱子狀

此類不必另做不備者賛内補之可也史遷書已不

满於文中子謂其記繁而志寡只看唐虞之書所存

幾何想為夫子所刪甚多故史不須繁也

凡律算等書當直截説明本旨不可牽扯隂陽五行八

卦配搭豈必無理但無益於本義都成閒話

古来史書不可盡信其今有一法若修後来之史只據人之可信者信之如程朱心平理明其褒貶自當不錯再據其人自著之書如姚江自有文集破敗百出未有自誣之理想春秋戰國時異説自是無數孔孟一舉删之秦漢閒邪説亦多太史公於不雅馴者删去許多尚有好奇之論班孟堅始淘汰精純可以為法

欲搜廿一史中取其有關於修齊治平之要者彷東萊

太事記為一編又搜歷代典制沿革及後世如何可以通行者略彷通考各著為論為一編但恐無此歲月耳

榕村語録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榕村語録卷二十二

大學士李光地撰

歴代

舜葬蒼梧是廣西已入版圖禹會塗山是浙東已入版圖不知宣王中興赫聲濯靈何以淮徐即呼為戎夷江南湖廣春秋時皆擯為荆吳非我族類大抵諸侯各君其國天子有道則來朝否則職貢不至聲教遂

阻定九先生曰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可見武丁未出諸侯不可得而朝也總之王畿雖為萬國繫屬而各國卻委其自治聖人公天下之心原是如此

武王取商不聞商家有死難之人當時箕子膠鬲以下自然尚有其人因武王處得好大家便相安竝不見膠鬲出為周用周亦不曾强膠鬲使為己用這便是兩盡其道

管仲器小且不須推說到正心修德致主王道上去假

令孔子請討陳恒魯從其請斷無奪齊國土之事不過誅其罪人置君而去至義聲滿天下自然四方仰而待命如文王之世矣孟子之以齊王亦是以齊之地行政救民使天下歸心耳斷不是要奪周家天下而有之也古者方伯專征或天子以所征之地賞功則可受又或要荒之外蠢動暴害者取之可也古公初時國甚小後来便大想是多得西戎之地耳斷沒有聖賢利人之有而攘而據之之事管仲便是又滅

幾箇小國駁雜不純
問使孔子為君為相亦如堯舜周公足矣曰只怕比周
公更渾然無跡些孔子乾淨無比事事穩又收得好
雖曰危邦不入他卻曽入亂邦不居他卻曽居所謂
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商鞅開阡陌可見以前阡陌尚存三代田制如何急忙
變得盡直至鞅始無遺又人之為兵亦鞅為之信是
千古罪人不過要變換新法奪人相位就做出此等

事商鞅李斯當不得位時好讀不正之書著不正議論及得志便惡談滔天所以讀書要正當莫著怪僻之論有此一段怪論便恐有發作時

孟子言好善優于天下大學之一个臣便是此二字注脚有此二字無所不有蕭何與高祖同起豐沛良平皆後進高祖任用之何無幾微不平之意自已老老實實的管糧餉又薦一韓信賴以成功故功為諸臣冠

人但知焚書者李斯不知蕭何不為無罪何原是吏故
從入關止知收圖籍為錢糧兵馬計經書皆置不問
至項羽一炬乃盡澌滅秦人所禁禁其行于民間者
耳所謂王府則有者固在也
韓信之敗就在閒鄽生下齊自恥不如遂襲而取之功
必欲自己出敗之根也韓信等之善將如蛛之結網
蜂之釀蜜他的偏長是天生的亦有學問他學問于
這一路偏容易偏在行

程朱身分高又見得到直眼大如箕三代下所推者不過幾人董江都諸葛武侯文中子韓文公餘則稱陸敬輿郭汾陽如韓魏公則曰間氣范文正則曰才氣老成

某看漢儒中如江都武侯實在做得事來次之便算賈長沙劉更生班孟堅孟堅一部漢書何所不有議論又得要領後人議其品行似屬過苛當日竇憲出征朝廷命固從之豈得不行既與同行憲得功而歸要

他做篇文字豈得不作更生峭直忠鯁但畧傷急躁

長沙不及董葛醇正夾雜霸道

漢文以長沙傅梁王以鼂錯傅大子可謂誤于擇師

客言王莽未篡時覺得天下無他伶俐既篡位一日呆

似一日曰便是古人說得好欺天者天亦欺之罔人

者人亦罔之穆穆之天未必做此伎倆鬼神便有許

多駁雜的來弄你

鉅鹿昆陽皆以少勝衆項羽一戰而驕諸侯膝行而前

氣象太露光武一味收歛伯升為更始所殺夜間涙濕枕席平居卻不露聲色便是成事氣量

古來高隱人不盡是忘世多是志願極大見不能然遂決意不臣人武侯不立史官他自看得功業不上眼故不屑記如不遇先主自然高隱終身孫曹豈足掛眼嚴子陵便是看得光武未能十分像意所以不肯出

即邵康節先生亦是英霸之資

耿鄧輩贊光武以弘濟艱難不過保全天下之人身子

陵高風峻節不汚新莽亦不臣光武乃能激厲天下之人心東漢末宦禍黨錮頻興而赴仁蹈義者視死如歸子陵之力也于易蠱者事也故皆曰幹至上獨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葢所幹者更大不可謂非事也定九先生曰孟子答士何事曰尚志正是此義

弔嚴子陵詩文以權文公范文正公為絕唱權詩直説到風尚為淳而曰馬用佐天子持此報故人高潤純粹又是實事范記兩邊説得到一邊高一邊大包涵

甚遠明太祖著論乃曰子陵若在難乎免于今之世
殊欠度量王姚江自以驅馳王事而以荷蕢譏之意
亦褊淺
方正學作子陵詩極可厭古今君臣惟此最飄灑是一
叚佳話有何放不過定要說得掃興至此況郭后又
安知其無可廢之道友云其實麗華卻是糟糠郭后
反是後來所立至吕東萊以宋弘語為諷郭后事宋
弘甍于建武六年廢郭后乃十五年事安得預為諷

耶古人亦有憒憒時

漢宣綜核名實雖小康竟弄成一名法天下至孝明始銳意興復禮樂雖止皮毛然已能使人尚名節可見禮樂之功大

鄧伯道事小學採之其實有過處弟子固要保全己子縱不能兩顧聽他追隨不上萬一得活亦不可知何必縛在樹上使賊戕之郭巨之子必不得已只好聽他饑餓埋之殊屬害理這都是漢晉人好名之弊

客氣用事好名作威其人必不可與共事李元禮為司
隸校尉宦官之弟已避入柱中便當住手乘此以懾
羣小足矣何必破柱殺之以致激變武侯事事嚴肅
却又肯放過所以妙
漢之高文武宣明章諸帝天分皆不及先主先主遺命
幾句語似平常而所見甚高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
惡小而為之是何等胸次識解高文武宣諸君都用
不得武侯即唐太宗好自見聰明亦未必用得

項羽精采最是沈船破釜能斷而行所以成破秦之功其無用之狀全見于鴻門之宴非謂卿子冠軍與高祖皆宜殺秖于適合機宜與不中機宜處見其大槪耳項羽起手殺太守便規模不好昭烈舉事卻有度不輕殺人其于督郵也鞭之而已口不離仁義之言遺詔數言老靠決斷

先主不忍東征之舉後來武侯收拾便如人遭瀕死大病雖已痊可元氣終未能復假令當年能忍姑與吳

和侯曹操死後以先主之英偉加武侯之幹濟據河渭上流以爭天下必大得志人不能如聖人之大公便須堅忍一能堅忍成就便不可量孟子以太王配勾踐總押在畏天上説銖兩不差

帝王總以知人為要昭烈論學問文采智謀勇略俱不及曹操當時陳元龍鄭康成輩皆推重之可見他認得人得王霸之要又名義正得一武侯增多少氣燄後來又肯讀書至遺詔乃已筆在漢詔中為第一大

約大英雄未有不學問者

孟子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有何妨為其惟導世主以富強勢必至奪民之利而歸之上也其論獨夫直推到天生民而立之君原是為民來都是透頂議論近來讀史將此意一觀覺得三代下不堪著眼曹操之惡不消到暗移神器誅戮忠良只看他報陶謙之讐將徐州鷄犬

不留一陶謙耳徐州之人何辜這便是賊盜所為昭烈逃至長坂已是臨危尚不忍棄百姓武侯便有孟子家法朱子論其拔三千戶而歸云是皆歸命于漢者不爾恐魏人屠之非因街亭之敗欲以此遮當其罪其論確矣武侯之外如郭令公范文正公司馬温公皆實有孟子之意但武侯做得來尤一毫不苟能令司馬懿老姦宿猾不敢動手為儒者吐氣不然那一輩盜賊以為儒者竟無用但空言誇大耳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名目甚正當時天下士翕然歸之逆節竝未萌也武侯不往而反南遷靜中已窺見其底裏矣當時形勢人物俱看得了了于中本意拚得終身不出及見先主帝室之胄赤心白意可與共事方肯委身此其出處合于聖賢者

三代後武侯是箇小周公朱子是箇小孔子具體而微武侯才大器宏通身絶無火氣雖以伊川之刻覈每與周公同舉亦尊之至矣

近世惟朱子八面打開光明洞達無一點黑暗處可以
起人疑惑武侯亦是如此其求救于吳而曰若事之
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此是實話出于至誠
若如戰國策士之掉口古權亦黠獪豈能受其揶揄
法正一飯之恩必酬睚眦之怨必報人以為言武侯
曰主公之在公安進退狼跋孝直為之輔翼令翺翔
不可復制如何使不得行其意武侯立法甚嚴自律
極謹而權于人情又極寬明是為情面即直說無復

遮護人說陳壽與武侯有仇故說他奇謀為短不知此句卻是武侯功臣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即不用奇謀何況武侯武侯行兵竟是太公方叔之遺孫吳一片詭詐成何局面妙在武侯又不迂濶口中亦不說不用奇謀只似引繩墨切事情而所行都是直接三代之事如今竊武侯一點黑暗處亦沒有武侯有手段後人以司馬温公比之温公是箇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當時曹操雖兇謀臣猛將尚多兵經

百鍊三分天下有其二武侯用彈丸之蜀三五年間魏人慄慄應舉者都不應舉以待蜀漢之至是何聲勢觀所以治蜀一事不苟惟取益州一節被人議論朱子到此亦嘆息云便是後代聖賢難做武侯本意倒要先主受劉表之讓當時若受了荊州荊益相連劉璋闇弱聲罪西征何等光明正大後來據荊襲益畢竟虧理只因先主為主武侯未必把持得住如東征之役亦不能止君臣之際難言之矣武侯去既去

不得不取益州又無站脚處奈何

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設一謀不著一語然隆中之對未嘗不以此為言大槩武侯即取蜀亦必有道不肯不光明正大耳

朱子謂漢唐來做事密者惟武侯猶未免有疎處不知朱子說他疎處安在豈以荊州單付關侯及用馬謖之類耶關侯與先主如骨肉必不容他人監押荊州之任又非關侯不可馬謖雖敗更見衆整武侯軍見

前面敗而不動所以魏人謂之動如風止如山

吴臨川言不聞聖人之道雖德行如司馬文正才畧如諸葛忠武亦未足以興禮樂此是宋人習氣語錫曰文中子云孔明無死禮樂有興然横渠有云若不聞性與天道而欲制禮作樂者末矣然則武侯能聞性與天道乎曰禪家有悟而修者有修而悟者湯武反之亦是勉勉不已功夫純熟透到性天上來武侯不是粗節豪傑看他一言一動毫不茍且安知其不直

透上一層若李忠定便疎節濶目饒使才畧大極其能事不過做到恢復使天下富强而止禮樂要無私無我至誠大公本之躬行心得之餘薫蒸流溢人人皆信而從之合下便郊焉而格廟焉而饗不是但考核制度須行天下即算得數禮樂不是濶遠事自日用行習家庭微曖何處不是能興禮樂之人須時時事事無一不合禮樂又須詳考古來因革之變紀數音節源流之故審時度務合于變通損益之宜博學

詳說至精至當方可見之設施

後世用兵都不能出孫吳之外惟武侯脫去此窠臼管仲伐楚不問僭王之罪而尋摘至小不可考校之事朱子謂是不肯殘民之意樂毅威力本可下齊其不進或亦有此意故文中子許夏侯泰初善發其蘊武侯自比管樂必當有見武侯節制之師法令嚴明其兵與渭濱之民雜處而若不知是何等調度文中子云孔明不死禮樂有興今以臆度之若興禮樂恐武

侯不及朱子考求得精細然就其設施凡廬舍供饋井竈溷廁皆井然有法已是禮内外和輯上下安服遠近感動已是樂即以意為之必不大差

武侯同時人無不服身後人無不服雖讐敵如魏吴亦無不服先主目空一世計見武侯時年已四十餘武侯纔二十六歲一見便傾倒世謂陳壽與武侯有隙而貶之大謬陳壽進諸葛文集表前說管蕭之亞者漢人眼孔耳後面比之名公又謂以佚道使以生道

殺尚有何不足如今想他不及聖人卻不在摭荊取益倒是勸進表雖非出其手畢竟武侯為首中間填許多讖緯若是程朱斷有斟酌又手寫申韓以授後主申韓有何佳處此則聖人不為也豈所謂天民之未粹者亦近之乎

立朝與僚屬同事最不可露出我是正人的意思害事最大東吴張溫被罪而死武侯聞之疑詠不得其故久之曰我得之矣清濁太明此便是武侯大處不如

此不能用人不能成事

時務隨事不同春秋書楚為子假令孔子厄陳蔡時楚子發兵救之圍既解而延見畢竟不得稱他為子孫權稱帝正是漢賊孔明不討而稱賀此類正可參想

問程朱自然都做得事當時伊川若交付他西夏朱子交付他恢復未知能如武侯否曰朱子自然做得來只是像武侯不像武侯未可知問伊川畢竟如何曰須是從人主以至宮中府中一切都依他整理一番

他纔做不然便罷若是從劉先主先主畧不依他他自然即回隆中去了武侯既被先主折節下賢從他出來不大差亦便隨分做了聖人中如周公既有聖人之德又通身才藝自是不同若伊呂想其作用亦未必遠過武侯管仲才大又有學問只是較之武侯卻許多不如非是説他必然繼周而王纔算功烈不卑只尊攘二字他便做得有限桓公四十年中並不見朝王一次至以天下諸侯臨楚不過數説他兩件

没要緊事雖朱子替他原情有不肯殘民之説終是不能制楚之命纔如此武侯亦賀孫權即位卻是事機當然必如此方好并力于魏魏滅不怕吴不服與管仲不同

孔明有巧思木牛流馬亦是想出來的脚用四小輪容易行動棧道路窄車大難行牛馬卻步窄前用一人牽動其後十數俱可牽連而行

静中工夫惟閒時可用孔明自廿六歲出來日倥偬于

戎馬之間曾無刻暇而曰學須静也才須學也想他天資高時時將心提起用著實落工夫來

朋友要取直諒自己受益不受盡言者始于予智終于至愚夫子稱舜好問好察不必賢智之言始足聽也

耕問奴織問婢他所素習必勝于我武侯天資高曰廣諮詢曰聞過必改而無吝色曰吾心如秤不能為物作輕重故功雖未成而信格神明勢傾天下當時稱服了無異詞後世傳誦久而彌光

武侯以區區之蜀能抗衡于吳魏者得人之力也宮中府中須一體不宜內外異法親賢臣遠小人不過淡淡數語實則千古治亂之經故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

徐元直說俗儒不知世務識時務者為俊傑武侯云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議動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據江東正所謂俗儒也

朱子謂陳羣為賊佐命詞嚴而義正荀攸自應入此例

或雖為操謀主至與操謀篡必無其事彧之侍中原是漢官未嘗仕操操建國稱魏則彧死而後操為之

彧阻董昭以致殺身一節亦自可取若其婚于宦官則彧方二歲其父為之耳彧之罪當從末减鍾旺

龎士元論人才不肯求全責備這箇心胸便可以稱鳳雛

蜀漢雖小年數不多卻有可觀人物之盛亦不止一武侯即如關侯對張遼言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吾受

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悖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何等磊落趙子龍不受第宅曰霍去病尚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漢室未復無所用此又謂漢賊曹操非孫權都中義理張翼德釋嚴顔奉之上坐而受教何等風誼受劉子初之侮慢而不怒何等氣度至後尚有蔣公琰費文偉即姜伯約亦有意思朱子以正統歸之允當熒惑守心之説渺茫不可知惟以人道大義為定方為正理魏之人物惟

曹子建耳仲達輩不足道也江東人物惟周公瑾次

魯子敬餘不足道也

趙雲張嶷不獨有將畧其見事明決持重老成實古重

臣之選

管寧不仕名望甚重果是何如曰其人未免雜些黄老

氣本傳中載他一篇文字細撿便見清植

司馬懿有功于魏甚大其耐得定處便是他的作用便

是高手

作事要箇底子如行兵古人有幾句不可易的要言若頓兵堅城之下置之死地而後生窮寇勿追之類至兩軍相抗哀者勝則又片言居要矣鄧艾已至蜀是死兵自宜堅壁清野勿與交鋒諸葛瞻遽與之戰全不知乃翁兵法者

知人任人是人君大事取人以身從根本做下來者頗少如苻堅淫昏無比為用王景略便能立國唐武宗任李德裕亦有效只是錯的狠多所以知人是難事

唐太宗天資英發若有人引他到正路上便當他不起因為他只學得駕馭人之法雖聳動得外國人聞其崩而剺面終不是至誠動物也凡人處事都不消自己暴白只這點心萬古人皆知之

唐太宗事事料理過又承蘇綽之後所以治效為三代以下所僅見但大根本已錯了又所謂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者絕不加意所以再傳而有武氏之禍

立言最要端直魏鄭公顏魯公為人忠亮節義如此魯

公為文往往雜于浮屠之説鄭公作李密墓誌感密舊恩猶之可也更稱贊楊素極其推高豈非失言鍾旺商周之際除夷齊外微箕且就武王之封商容亦受武王之表書録微子易繫明夷詩歌白馬孔子亦曰殷有三仁總量其心之無他而一于仁也是心非可假托而人遂信之也皎日霽月萬夫皆見狄梁公親相武后反唐又身後事而儒者諒其為唐蓋當日無可退休之勢只得委蛇以圖濟又自下位以至為相皆

有清惠及民故經世所推者子房梁公而已大抵天生民而立之司牧非徒以榮之將使助天而生養斯民也苟以救民為心雖湯武之放伐大易以為順天應人管仲之事讐聖人以為仁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所見精矣

遇時勢極難處只有一無依傍聽天順理不作主意而已施將軍說飄洋遇風者只有砍倒大桅隨風所吹或得近岸不爾無不覆者郭汾陽善用此法拋置生

死于度外倒得身名俱泰當時若欲萬全夂無汾陽矣此理周易説盡

汾陽純忠無私然才具畧短不得臨淮相助恐難成功郭李素不相睦及郭為帥李乃自縛請罪郭驚謝之曰王室多難豈修私怨時耶遂兩相交拜此等處實高人數等易傳以孔明與周公並舉而以汾陽次之果非等閒

唐人設科有學窺孔顔道侔伊吕等目終唐之世惟張

曲江中伊呂科孔顏一科竟為虛設紱問窺字不為十分深造如韓退之還可充得此科否曰退之果能窺見然終是狂不是孔顏底氣象有間又曰若將退之充孔顏科陸忠宣充伊呂科亦還去得忠宣儘有經緯清植

易言有親則可久即盛德至善不能忘之意大凡久而不忘者須是德至誠感人纔能久而不忘宋時有書生弔仁宗詩云桑麻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

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吏下著不能二字妙寫出含容寬厚與漢武非武健嚴酷惡能勝任者不啻逕庭此亦是有親可久但不能有功可大耳當時賢姦迭進用人無常安能立功如何不受西夏的氣總是明白要緊既有誠心又要明善所以程朱說格致那樣鄭重看來如鳥雙翼缺一不可

顔魯公忠義强直至死不變陸子静推唐有三人顔魯公杜子美陸宣公而韓文公不與焉朱子為王梅溪

作序所推剛者五人漢之武侯唐之杜工部魯公宋之范文正公及梅溪其人為朱陸所稱豈偶然哉問文正聲價竟在韓魏公上曰天地間最重是成就人材宋之道學派是文正開的其心量光明廣大歐陽公亦喜汲引後進然近于詞章意思多文正則理學氣節竒才異能無不兼收所以聲光烜赫

富鄭公文潞公看來不過是有學問的老實端正一邊人范文正事業不必勝人而為第一流者功在推奬

人才故陳止齋謂百年用其餘也王荆舒人品何嘗不高而罪不可赦者以其摧殘人才也要造就當下人才要培養後來人才武侯不得培養工夫且造就當下的忠厚者用其德技勇者用其才所以能建功立事

伊尹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天地間道理是公共的人訊不妥到底有些毛病所以武侯只要人攻其短不是故意如此他高明直見得事理

無盡非一人之見便能至當不易裁斷雖是一人衆議必要周盡竟是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的本領此却是聖賢窮理治事根本王荆公只為少却這段意思便萬事瓦裂武侯在草廬見龐德公便拜身為將相見許司徒亦拜此是何等意度王荆公于韓富諸公皆視之若無有日對明道先生猶謂其言如上壁兩目不見人如何成事凡做事與人商量有好處推與衆人即是與人為善之意

荆公變科舉之制亦是如何將孔子所定之經竟欲重加去取去儀禮又去春秋至詆為斷爛朝報而自己作三經新義盡廢前人之説幾幾欲奪孔子之席狂妄孰甚焉論理如此其見之事可知程朱雖疵駁前人惟至漢而止然漢人有片言之善何嘗不録如望道而未之見漢儒解作見殷之天命未改賢人尚多望太平而未之見温公至據以疑孟子此等不辨是護漢儒而疎孔孟矣事有同行而異情者此類是也

王介甫若治一郡比東坡强介甫事事留心實欲立事東坡輕財重義清廉高潤文采風流至民生政務不似介甫有實心

宋神宗之用荆公明建文之用正學皆非前代所有惜其敗事令儒者短氣建文時本無人神宗對著明道寧宗對著朱子而嘆無人其然豈其然乎

神宗升遐時邵伯温問明道曰時事將如何曰司馬君實吕晦叔相矣曰果相如何曰君實擔當不曉事晦

一
叔曉事不擔當以熙豐之人除熙豐之政以漸則可不然衣冠之禍未艾後一一如其言然朱子謂明道為之則可不然君子小人亦難雜然並處大約明道卻能如此孫盛稱諸葛威畧能撿衛異端撿者知也衛者行也畧撿也威衛也惟知仁勇全而至誠者能之

李忠定每用輒效次第井然只是畧急些竟是一粗武侯

武穆歸來時風色已可見入作樞密何如且韜晦自全如王沂公之于丁謂徐文貞之于嚴嵩忍耐以待其變大抵君子欲攻小人則小人之黨必固不如且放鬆其黨必自相攻擊乃可相機而動

古今兩大恨秋風五丈原一也金牌十二道二也一天為之一人為之武侯正命猶可武穆直枉死牢獄且並其子戮于市曹然至今三尺童子莫不知尊武侯武穆亦莫不切齒秦檜人心即是天心可知及身之

事乃氣數之雜耳敝鄉蔡京子孫都認作忠惠公子孫呂惠卿子孫俱不肯認惠卿為祖有子孫而滅絶然則天之性其可違乎

門人問中興將帥還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無人所貴于聖賢者以其言可信使人物事蹟千載下據以得其實耳武穆死時朱子已廿餘歲豈有見聞不確者丘瓊山説秦檜有存宋之功武穆不死亦未必能平金人後人錯記或指作朱子語可

笑之甚

張德遠為宋齊愈劾去李忠定齊愈何人也乃首出張邦昌姓名擁戴邦昌者自是忠定終于不起而宋祚遂終于臨安後又不喜武穆全是私意雖朱子為作行狀不敢謂非徇南軒情面也問此亦可見南軒差處父既官至將相功罪須付之史官與士大夫公論何用粉飾表暴曰然程子于大中朱子于韋齋毫無溢美大中當承平之世不汲汲仕進一見茂叔即知

為非常人遣子從學是何等人品韋齋獨先排擊秦檜是何等氣節而其子不多稱焉盖如此然後人信之若裝點些子無實之事人便非笑然則非自非笑其父也一閒耳禹言四凶舉其三諱父惡也道理不過如是而止是非者天下之公非可以私情移也錫曰此事流弊甚遠馴至于今守身誠身都不講甚至供養俱不周惟于親死之後架空撰為志狀或經營入鄉賢祠便以為孝子尊親之至以致學宮之內儈伍

叢雜賢者恥與為列廼知道理一錯其弊有不可言者先生曰然魏公後亦復薦忠定魏公得罪忠定亦救之大抵魏公尚是正經人但糊塗太甚耳

張魏公平生只管誤事朱子每多恕詞或以南軒之故呂舜從仕張邦昌則不可訓雖以東萊力為廻護亦不得不直其辭 鍾旺

胡康侯以秦檜為王佐這病就見在春秋傳上論古人不著古人則看今人亦不著今人矣大約知人從虛

公窮理上來的便不差亦是天分居多各人眼神不同又單講辦事而不論根本便易錯

薦賢育才上聖之美節王荊公見得人皆不已若得位行政總不得賢能之力便是規模器局小規模器局小則才亦小矣先主從不識武侯聽徐元直語就懇切求見屈躬三顧卒收其效荊公聞濂溪名一再相訪而不得見遂忿然不復往胡文定提舉湖北時謝上蔡為應城令文定因行部欲往謁先之以書上蔡

不報文定未至其縣即止從人入境徒步往見上蔡見之于公堂坐定文定見兩旁隸人如木雕遂稟學焉文定之視荆公其賢遠矣

南宋不可與東晉並論者以有朱子遂增重十倍孔明之在蜀亦然以知聖賢之益人國者在千古其一時之裨助猶淺之乎為見也

相傳文文山初中狀元一相者潛至朝堂瞰歸語人曰在某處立者大貴在末座年少大凶在某處立者乃

留夢炎末座即文山也後留果為兩朝宰相而文殺死有人薦一日者于陸子静子静問曰齊景公有馬千駟算得出不曰算得夷齊餓死首陽算得出不曰算得齊景公卻死之日民無稱夷齊卻民到于今稱之算得出不其人無以答

三綱五常整頓起來便天地日月亦覺添許多清明明太祖知得此意故靖難時忠烈之臣極多至亾國猶忠義如林一統太平二百餘年宮闈間極乾淨可見

此是天地之心

人材之興端由學校太學為四方觀瞻尤屬要緊洪武雖不讀書却能以此為急務每日下學聽諸生講誦即偶不至亦令畫工暗圖師弟子作何營幹諸生有歸省者必賜之表裏至廩餼居處之細件件理會周到迄今勒石學宮者猶可考見惟專一誠切故雖經永樂及魏忠賢之摧殘而節義滾出大率培養之力居多　珣

元時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產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絃管飲博者即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雖立法太嚴然所以激厲頹靡處志氣規模果不尋常竟有一人橫行武王恥之之意不然天下已定習俗已久何苦使偷惰者反有故元寬大之思但使聖人處之必當有道不至如此過于苛急耳

古君臣相與其善者都是榜樣如留侯與高帝忠武與

昭烈鄭公與文皇皆好方正學年方廿餘被薦到京太祖命宗伯陪宴于禮部乃白衣據上座以師道自居太祖令畫工暗圖其像曰斯人何傲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遂送伴蜀王是皆可為榜樣惜後僨事遂減聲價

方正學就所著文字便有許多糊塗處當時皆以為曠世一見之人國家留為伊周者後用起來當靖難時著著都錯這就是他學問有病才高意廣好說大話

實用處便少只要自己位置一箇古人便不是但看武侯何甞有絲毫要做伊周不過當下且做得不至敗亾踏踏實實做一件是一件無暇高自期許後來人卻以伊周許之

客有論宋代人材優于他代明卻人材少想因太平年久英華散了所以不生人先生曰亦是靖難時摧殘太甚上帝怒而不生秦始皇把幾箇讀書人坑了直至國亾無一人為死者只有一東陵侯後來亦為蕭

相國諸公門客就是新莽隋煬皆有死節人獨秦無之

洪武起自農家只教人力田讀書深惡貪汚卻博得士大夫知廉恥嘉靖以前無擕官貲歸家營產者蔡虛齋既登第不求仕惟在開元寺授徒一日為其母畫像母父不出虛齋往請母曰汝成進士十年我尚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見客也虛齋大傷之即赴選在任心動告歸不久而父逝後又貧不能自給求得南

京部司以去鄉近也到任又心動復告歸其母亦不久即逝人以為孝感虛齋提學江西寄四金以周其寡表嫂丁寧告誡萬勿浪費當時人雖窮卻窮得熱鬧如春天樹木何嘗盡有花葉覺得有生意冬天何嘗無寒花覺得枯索蓋樹木亦要小草來帮襯使有氣色百姓細民乃士大夫之小草也

有明一代學問凡前人說過的話便不屑說卻要另出意解鄭世子韓大司馬楊椒山講樂一無承受直接

虞舜王陽明講學便似從孔子後到他方明白孔子像預知後來有這般人所以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定人之學問百不一失有所承受一路考訂來者便是作而不述不信而好古者便不是

李本明德初讀律呂新書不了徹乃扁舟請教于章楓山楓山曰此是絶學吾友程篁墩無書不讀亦不能知明德歸而求之卻明白了著幾篇論極乾淨

黄石齋就擒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辭之曰我為大

臣義宜死諸君無為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踐土
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禄亦可以無死今與諸君訣
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為冐不測也衆
乃泣别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
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毋許專殺
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即絶粒大帥
憂其蚤斃也百方進食飲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于
江寧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于是邀與游于

市扶掖以出入飯肆强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但必毋過三爵衆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此閱數日不至于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為公送喜石齋曰吾國破君亾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歷數二官之家世閥閱也而呵其罪二官皆浹背趨去不敢仰視頃之石齋乘小車出七人從中途

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毋庸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為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絶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即就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

言者固請乃裂衣襟嚙指血書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亾與亾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刑又義風凛凛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頷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牌云偽閣部黄某首廵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寧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人欵

至浹月乃舆到古墓取匣開視面尚如生遂以歸葬石齋雖當時用之恐無益于亂以救亂須有體有用之人石齋每于晚食後始排書案及漏下雙䏶烔烔手不停披服役者令繙書帙給使令皆不得閒至四鼓僕從憊甚乃就枕其夫人善書畫書法甚與石齋類徐偉長中論有一段論行不及知處不為無理若看得透便大緊不錯明代士大夫如黄石齋輩煉出一股不怕死風氣名節果厲第其批鱗捋鬚九死不廻者

都不能將所爭之事于君國果否有益盤算箇明白大槩都是意見意氣上相競耳行有餘而知不足其病却大

某聞郭蒯菴棻言黃石齋濃眉高顴面帶風霜溫體仁方持朝綱開口輒呼溫賊

明自正嘉以前程子全書朱子文集語類尚未盛行學者所讀只是大全及性理而已而其時士風質實雖或膚淺却少背戾嘉靖後一派務高遂釀成明末那

樣風氣 鍾旺

宗家一代風流篤厚臣子表奏率從君身上直詞批糾毫不委婉曽無被誅者韓侂胄雖怒諸賢流竄耳沈繼祖請殺朱子朱子得朝報不語而散行庭中既而曰我這頭且暫戴在這裏移時又曰自古聖人不曽被人殺死聖人果無被殺者就是大賢亦只比干一人是路窮了方如此伊川晚年便謝遣生徒曰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門也漢之黨錮明之

東林多太過便是要以死求名聖賢無此法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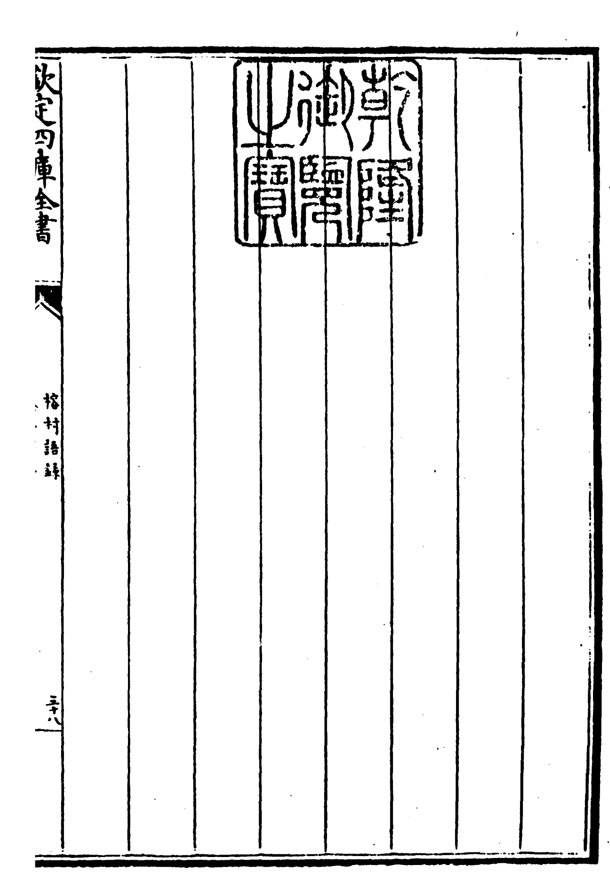
東漢之末東林之盛是處士横議遂執朝權競勝不止故致顛覆孔子當昭公被逐之時韜光斂鍔閉門讀書如不聞也者及老而居衛適當出公拒父此何等事而孔子受其公養住五六年亦置之不論安卿曰于此見聖人之作用曰論作用便差要看出聖人未嘗不在利害上斟酌究歸于中庸不可易的道理又要看出他謹嚴一絲不走處方好虛説却不得力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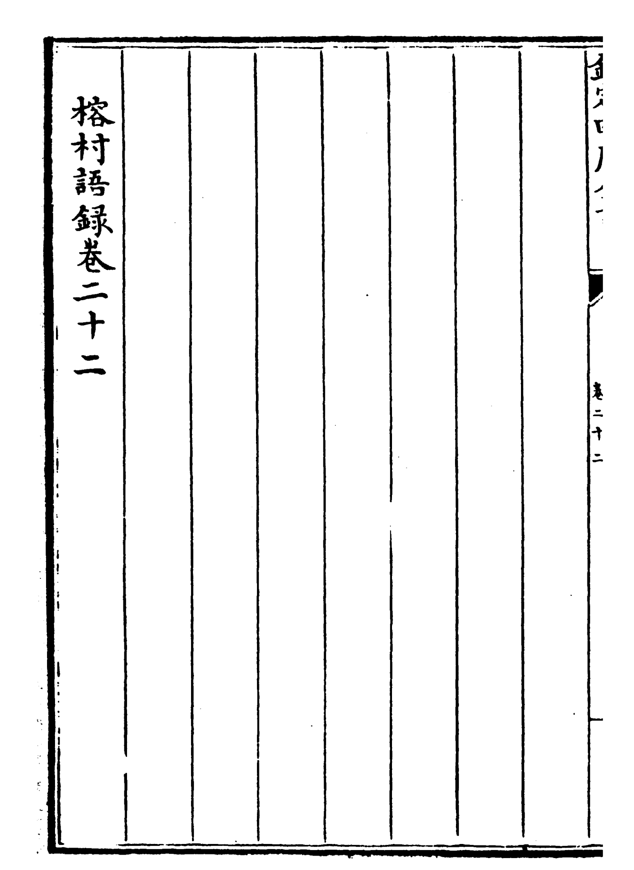
氏遂昭公孔子未嘗食君之禄分所不屬何為多事孟子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以常情論似大決絶然細思之道理卻顛撲不破鄉鄰本非至親往救而不力則詐往救而力則代鄉鄰而與鬬者為讐或致被辱傷生以危父母皆不可知即不然如今律例鬬毆殺人在旁不救者亦有不應問擬就是牽連作人命干證亦屬無謂雖閉戶可也的確應如此夫子居衛其初不過住歇店

其君知之送些柴米受之可也使出公能委國以聽夫子自有正名一番設施既不見用何為以局外之人為不入耳之計夫子當日不税冕而行已與魯絶不便自歸至老欲還鄉惟衛與魯近只得居衛彼時地位道理止當如此故曰聖之時

孟子説伯夷隘非是説惡人之朝應立惡人應與之言他當殷周之際竝無職守優游西山亦可卒歲乃見得世非黄農便過不得朱子平生不肯出來一過分

水嶺便為生往死歸之計直與君相爭執到底及罷而歸便讀書會友不問朝政假若看得一片武夷山仍住不得除非是允儘可不必䰟忠賢之禍諸賢赴湯蹈火自是忠烈但韜晦些以存此身未始不可易經以杞包瓜道理甚好瓜乃易腐之物豈能耐杞小人兇惡已甚自然敗在眼前及其敗而吾輩在國尚有人直弄得到後來元兇已去無人可用而國之受害酷矣亦伯夷隘之流風也


乾隆御覽之寶



榕村語録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舉人臣吴壽朋

榕村語錄卷二十五

學一

大學士李光地撰

陳北溪論工夫節目一條蓋朱門學的也朱子千言萬語只此數事然所謂虛心者又初不外乎立志而已若張子所謂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邵子所謂戳心高明者如是而志豈有不立而心豈有不虛者乎雖

然此非朱子之言也立志居敬即中庸之尊德性也致知力行即中庸之道問學也廣大高明蓋立志之事涵泳敦篤蓋居敬之事知行則錯綜乎其中精微知新致知之事中庸崇禮則力行之事也古聖之書莫備於中庸近賢之説莫備於朱子若周子之誠幾德乾損益程子之涵養進學居敬窮理以溯夫古訓之制心制事直内方外中和誠明之指雖語有繁殺義有偏全先聖後聖其揆一耳近世於敬知行之説

頗有能言之者往往未免於判然兩事截然二時之差故或頑心絶物以為存養曰我將以為知之基或泛渉博攬以為致知曰我將以為行之地而不知古人之精義集義初非二事直内方外本非二時也自記

學問須將大頭腦處通透方得姚江主先行後知虛齋次崖則主先知後行姚江引尊德性節為宗指蔡林求其說而不得乃謂先知後行者用功之序先行後知者成德之序不思注中明說聖人示人入德之方

莫詳於此安在其為成徳乎不知敬在知行之先貫於知行之後朱子已經說明佛家所謂主人翁惺惺著者他連父母妻子都不顧忠孝之事都不行何况其他而惺惺自若豈亦力行乎有此然後讀書窮理便是致知身體實踐便是力行若無此為根本致知力行都做不來只是致知亦是存心力行亦是存心存心工夫亦不離乎此耳

當年曾夢大兒向某屈指云一指活二指拙三指存中

心四指言詮明五指思議絶後來舉問鋭峰僧渠云禪家並未有此成語細思此却是幾箇關頭活是源頭活水之謂拙是用心於内剛毅木訥之意存中心者主人惺惺之旨三者皆要緊事至言詮明則默而識之的光景思議絶則過此以往的境界矣拙字甚妙凡有廉恥不苟為世俗事皆拙也

看語類門目便見得朱門無大賢問勉齋在内否曰不在内但他的中庸説亦絶不得朱子之説他説首章

只說戒慎是以敬為主未及知行後說到不明不行纔是知行工夫如此是單主敬便就巳天地位萬物育了知行儘可不用何須更說知行且苦纒住生安學利困勉說甚無味至謂正是教人莫要學生安那是人學不到的尤為不確後人不善讀朱子書者竟像主敬了幾年纔致知致知了幾年纔力行難道主敬時遇事來便推開不管曰我尚未致知如此使得麽知行何嘗無先後但不是這樣分先後如目與足

然於今行路眼看着路脚纔好走一邊看一邊走兩相須兩不相妨豈有先看幾日路不干脚事到走路又不干眼事之理

吾學大綱有三一曰存實心二曰明實理三曰行實事

高忠憲劉蕺山都是明季學問不佛不儒常州惲遜菴亦是如此錫曰昔高齋業師曾與忠憲門人丹陽周季純為友言周能端坐竟日心了不動只是夜間孰睡時尚有囈語其語甚或不免有鄙瑣處曰這尚

是和尚之粗淺者吾鄉有僧天問坐空山中十餘載蛇虎皆與馴習小兒曾往訪之云其言多鄙俚不過是尋常因果之説而已大概團聚心靈精氣相守便可以有光怪又所處既久與異物親便與異物為化此乃狐媚妖螭之能事原無足怪其荒誕處至謂三千大千世界百萬人天皆在座下天且為之下則父母反拜不足言矣人為天所生為父母所出乃是根本他却要踞其上聖人之道便從孝弟做起終則與天

地一般或有助天地所不及處故曰參贊此理徹上徹下同流竝運乾坤即毀而此理不滅道理至此已極若說到空處上下四旁往古來今各無窮極何處是邊際故惟聖人之道謂之中庸過此即為隱怪此是實理此是實心此是實事即淺即深即粗即精無大無小無内無外

朱子嘗言始學須靜坐又言不可偏求之靜當合兩條之指而深思之其義始備 自記

聖人論學先要忠信無此便諸事無根然既有實心為本倘不博學考問推廣擴充到盡處孔子亦放他作第二等人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為士之次

國手於碁亦終身之事他刻刻不能離碁可見一藝成名也要至誠無息若有一日放得下便非第一流的本事堯舜已將天下讓與人自然尚是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人的學問總要不斷這是一點真源有源之物便會大陸子靜於此却

有所得故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但只是真源不息矣又有他水來會豈不更好到得衆水合流不得謂此水非他本來水也子静正苦打作兩截非合外内之道

某為詩文只畧見得從心源理路上説雖舊日所讀書大都忘了就所記的還能驅使得動這便是自家一點本領不爾不能驅使他只是有這點本領又要記得多有得運用更好敝鄉西面高山上有一泉源僅

如汗一滴一點稍遠便成細渠半里外成溝里許便成瀑布飛洒巖下聲聞數里山上並無他水來會不知何以自已會大想他既是真源便能呼噏一山潤澤生氣安卿曰不止一山之氣就是霧露雲漢之氣他都收納得來先生曰然只是有此真源再有他水來會更好有他水來會而我却無真源如有客無主所謂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若謂我只求真源便可流注不窮斷不要别水來會這却是偏乃陸王之見也

程門問經史中許多話伊川總不荅良久曰某學問却是無中生有明道於史書上纎細事皆能記得門人訝其博識明道曰我若求記便不能記二程非禪學却用禪機錫曰此便是孔子所云一貫曰然安卿曰此還是一未說到貫曰本是一到生有就是貫了源泉一勺耳及其漸遠漸大便成江河問一貫之義似此曰然有了源頭愈多愈好江水一路來無限諸水會之然只成其為江不聞品江水者以為此中雜某

某之水也河水一路來無限諸水會之然只成其為河不聞品河水者以為此中雜某某之水也有源頭的物事他物入其中皆成自已的物事

仙家明日成仙今日尚不知總是要工夫不歇如雞抱子呆呆的只抱在那裹火候一刻不到不能得他出來朱子六十歲上自嘆假如五十九歲死竟不聞道矣後五六年仍嘆與道無分門人援前言以問曰想是為不得行道而發朱子曰非也就是眼前道理尚

遠耳汝楫曰然則下學何時窺見津涯曰此仙家所謂太丹也然小丹亦不可不結想來顔曾思孟有顔曾思孟之丹周程張朱有周程張朱之丹如董韓亦有董韓之丹成得無上天仙固好不爾就是地仙亦強似虛生浪死

地中有木升山上有水漸蓋陽氣方盛一出而不可遏及形已成則長便難覷筍與竹可見學問亦然其初便是凡俗與聖賢關頭一變迥然不同及至充實美

大則難矣

為學須步步踏著階梯得尺主尺得寸主寸朱子言子靜門徒仰視霄漢此當為戒 鍾旺 以上總論

夫子十五志學便是志到從心所欲不踰矩田地二程十四五歲便鋭然欲學聖人便是要學到二程田地立志成德一以貫之然下學之功亦有因師友學問而心漸開明志漸恢廓者趨向亦一步進一步也要在勉力不已 鍾旺

震象傳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一經震動便惕然畏謹起來斯為立志而萬行都從此出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是何氣象 鍾旺

精神大於身極是要緊每見人之神周於體者必加精警然志立則神日生要在提撕之力 鍾旺

凡人一藝之精必有幾年高興若迷溺其中見得有趣方能精如先存一別有遠大何必在此駐足之意斷不精矣某人別件都能領畧只是文章不進每自云

只要求得心裏明白明白後自然説得出便是辭達此即是他心病文章如何能達却也要剪裁有材料不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藝文如此况於聖賢之學非有一段毅然專致之誠安能有得

學者要有千古自命之意所以韓文公云譽之則以為憂毀之則以為喜然此亦是狂者之語若聖賢却只要自慊於心合於理而已中庸説得渾厚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可見聖賢只是自己精進檢點沒工

夫計較到人的毀譽然却有一層徵諸庶民的道理蓋論到全體必俟聖人始可不惑若零零星星湊攏將來則合衆人之公便是一聖人公等試看我們丈字心裏有一分疑看者便有一分疑若說得確看者亦便洞達聖人所以說徵諸庶民韓公却不曾見到這一層

達磨一老癯對著壁坐了九年幾奪吾儒之席胡安定在泰山讀書十餘年其後學徒之盛遍天下伊川於

周子猶呼其字獨安定必曰先生凡人有十年着緊工夫其聲光氣燄斷然不同

銳峰僧議論極有好處常說偈云學道必須鐵漢用力心頭便判直證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此彼學所謂發大願力即吾儒之立志也願力發得大即悟亦悟得快修亦修得到朱子有云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即是此意之銳

道理是公共的不是一己的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于野人之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難道野人勝似大舜不成白香山詩令老嫗讀之老嫗説不好便改全要解得此意道理原是天地間公共的

人心虛則明明則虛虛以受善便可到明惟其真知自然服善學問之事以道為主不當論年齒之大小官爵之尊卑王陽明尚有古義當日泰州王心齋方廿

餘歲陽明已封伯心齋見之抗賓主禮譚三日而心齋服四拜為師後數日心齋又不服陽明于是還之四拜仍為賓主後心齋又大服乃復拜為師吾鄉張淨峰諫武宗在午門外晒五日罷歸過謁陽明淨峰年亦廿餘相見亦抗賓主禮數日卒不服陽明亦聽之王荊公見司馬温公為呂公所作墓誌譏切新法人謂司馬禍不可測荊公乃以粘於屏風歎美不已曰此西漢之文也某向作學而時習之义有友為塗

乙數次某皆即時改定每改一次畢竟覺得好些最後復問之曰尚有宜改處否友曰似宜拈出性字蓋時習說朋來樂凡學皆是如此提出性字方是吾儒之學故註曰人性皆善又曰復其初拈出此字則次節以善及人三節成德之名皆有著落如此議論實為精透非再四講切不聞此義也又常作進呈詩文稿成同鄉諸君觀之紛然指摘諸君不必盡善詩文也然因所指摘改之便覺視舊較佳可見作者自已

不明旁觀比自己不同合衆人之見比一己之見又不同所以虛心要緊

世間有才的人多見得自己身分高輒敢橫下斷語即如三蘇才氣蓋代有許多開天闢地論頭自以為高出千古今觀之都未確無論千秋萬世中原有人就是你現在一言一行至平常人心裏不服便是你有不穩貼處人心都有此同然之理故也舜知之故好問察邇言

人說王荆公剛愎此猶其次所見原不曾透徹明白人

明便虛虛纔能受某人答子書云汝所云不為無見

我所行一毫不差凡事只見得自已不差便會錯悞

武侯周諮博訪只要人箴其過所以人稱其聞過必

改而無吝色同朝某便推服魏環極先生人有所辨

駁他却閉目細聽於是處便點頭有疑處即張目問

幾句仍復閉目及人盡其詞乃歎曰是事都要與人

細細商量便欣然有喜色其次便是湯潛菴陸稼書

某人常示某以稼書所批時文某駁其批語有未合處其人以告稼書深以為然次日即以所記大學相質其說儘有好處如說格物主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格即格此極是但又云程子一草一木也須格之說是旁意非正意却踈脫某駁之云草木豈在家國天下之外耶問稼書先生細心讀書如何還爾踈漏曰思路不圓他拘縛在一字一句上不能見到四面八方去只看得道理在書冊內耳目之前都似看

不見的一般問思何以不圓曰思不出其位切問而近思思在近處方得力問稼書先生所思自不外馳何以不圓曰正坐不能近草木即在天下之中豈非耳目前事他不能見却思到别處去愈思愈遠矣即如人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庶人如何有新民之責朱子曰異日為士大夫豈無新民之責其意不必如此説庶人自有家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訓子以義方即外而和睦鄰里皆新民也人

以為近處容易明白不知舍近而求遠斷無明白之日遠處不明白却要就近處思想譬如天地鬼神高深幽微無論見得未必是即是了亦難信惟就自己身上體貼合着的便是合不著的便不是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鬼神不可通之理都要從人身上體貼方親切

某在涿州病發時公私之事俱不在心惟讀書一生到底不曾透亮糊糊塗塗虛過此生此念纏攪不已乃

知朝聞夕死一章喫緊喚醒人也人生功名富貴過去輒了子孫昌熾固有定數若加意營謀必更得禍敗只於我生道理明白透徹有可信心處少少許便足當下能到一箇是處是要緊事以上論立志虛心

靜以養敬之原存義之本動以觀敬之發著義之施若有義而無敬有敬而無義皆不足以體動靜之神而通性情之德然以敬言之動處熟則靜處愈斂而終以斂者為之根以義言之動時當理則靜時愈有所

存而終以存者為之地況敬義夾持之後則止而止行而行靜亦定動亦定是時雖有動靜而心則一於靜而已此大易艮背之學周子主靜程子定性之微意也自記

毋不敬是持養思無邪是謹獨

存養之功蓋取諸乾說卦曰戰乎乾終日欽欽如對大敵非戰則無以為存也天德流行純亦不已非健則無以為養也省察克治之功蓋取諸巽說卦曰齊乎

巽巽者入也非入則無以為察也齊者斷也非齊則無以為克也清植

涵養是築城鑿池省察是詰奸禦暴自記

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打作兩截是黄洵直饒雙峰語朱子無是也居敬以窮理云者猶言用心以讀書又如教人出力以挑擔雖有内外却是一事

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蓋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以養其中也自記

敬是在内的義之根雖在内但此時說不得義若敬則嚴恭寅畏時說得敬省察時亦說得敬作事時亦說得敬中和誠明忠恕皆然保合太和中内原有但未發時說不得和至中則在未發為不偏不倚已發為無過不及中雖心亦無偏但主性一邊說忠雖實理亦在却主心一邊說

凡為學只在日用喜怒哀樂上用功中即大本和即達道夫子許顔子好學不是終日講求四代禮樂却說

不遷怒不貳過濂溪明道終身無疾言遽色是何等工夫邵伯溫出仕伊川謂之曰打人自一板以上皆立案蓋有案則其罪有等不得乘以吾之意及乘以吾之氣矣人之為學從此脚踏實地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自孔孟後心學不講漢唐儒者雖讀儒書只以識緯文詞為事講到經濟氣節而止將孔子合外内之道遺却一邊全不從天命之性自己心上下工夫所以佛

家窺見此意從内裡打叠便將來提唱呌喚人都從風而靡孔子未嘗將心字作話說然說孝說弟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何處不是說心到得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竟是養成一箇嬰兒隨處現形一般此學不講便無是處從何處說起這却不難將要說話時覺得放易便收住覺得神氣飛揚便斂入身裏來不過言語容貌之間時時整頓久之自然熟了就心存不放形神不相離豈可忽過

忠信有在根本上說者如主忠信之類有在一事上說者如事君以忠交友以信之類事君之忠主事說臣事君不是為爵禄是要辦事此事不是一已的亦不是君的是天地間當做的事人看此事是公共的所以不盡心者多如今把作自已當做的便忠交友之信主言說相與朋友是要勸善規過其尊不如君臣其親不如父子兄弟易得不信

忠信算不得兩件亦算不得一件如人有心本淳厚偶

然說話不循其事理畧浮漫點染些便不是信又有說話一絲不肯假借却或為俠氣或欲要譽未必皆出於忠是信有自忠出之信有不自忠出之信忠却沒有兩箇至恕乃如心之謂亦沒有兩箇恕無作寛恕觧者作寛恕觧想是起于可以情恕之說此句尚未碍理至以恕已之心恕人便斷然不可難道自已不要做聖賢便亦不以聖賢之道望人不成恕字中無此義故大學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后

非諸人求諸人非諸人皆不可少必須有諸己無諸己耳須是兩面都到

忠信若都在心上説忠畧在前幾已動而事未形此事既我所當行若不極其量有一毫隱匿留餘便覺有過不得的意思這是忠信畧在後意已著事而理有定此理分明是如此若不循其分有一毫夾雜乖離便覺有去不得的意思這是信

存養二字本出孟子孟子曰茍得其養無物不長操則

存舍則亡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蓋人心惟危存者所以使之安道心惟微養者所以使之著是孟子本指惟存為收斂寧静之意若養則當致其滋培充擴之功矣程朱引來却俱用為收斂寧静之名而於理實不相悖蓋心性是一是二未有不存其心而能養其性者亦未有能養其性而心有不存者故心上亦可用養字養心莫善於寡欲是也性上亦可用存字成性存存是也要之心性俱是本原工夫若言心學而

只著存字不幾釋老之空虛乎 清植

程子提出敬字便是救苦救難第一丹頭敬則神存不敬則神亡神存則生神亡則死

敬說喚醒二字最好一喚醒起來便是東方日出氣象 鍾旺

朱子說敬字是畏字意如見父母畏父母見兄長畏兄長見朋友畏朋友退然如不自勝惟恐得罪一般孔子說顏子好學首曰不遷怒定性書說廓然大公物

來順應許多大道理歸于怒之時忘情而觀理易說懲忿在窒慾之先損者之樂驕樂居首曾子孟子俱有泰山巖巖氣象自是浩然之氣養得如此然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動容貌斯遠暴慢又曰有若無實若虛而後乃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敬字要仔細理論問稱顏子好學何以首及于怒曰怒最易發而難制故大學說正心亦先說忿懥不貳過一切窒慾事都包在裏面

羅整菴蔡虛齋留心朱子之學然于天命誠意諸章注都不曾講透他以存心持敬為力行工夫不知存心只是提起此心不要昏去原無多事如何謂之力行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有何事可行

敬字從理上發出心和氣平就是俗語一箇怕字故恭人曰溫溫德隅曰抑抑近人錯會多作有意矜厲就是果然壁立萬仞亦是泰而驕威而猛與敬本旨相反矣有意矜厲是從氣上做工夫既不心和氣平如

何能中節東漢人謂之氣節其節自氣中出不從理上來故曰一變至道正須變也劉念臺黄石齋豈非君子惜其工夫都用在氣上

敬字被後人講不明白做來形狀可畏湯潛菴陸稼書皆中此病竟有不近人情之意令人望而去之敬是怕人不是要人怕我如見大賓如承大祭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戰戰兢兢臨深履薄還是自已怕人還是要人怕已至于敬人者人恒敬之自然儼然人望

而畏威可畏而儀可象

人若閒散度日過後未免悔恨惟用工讀書便心無不安處可見人只是求心安為主佛家云我視禪定如須彌柱心非須彌柱心安處便是須彌柱也你看這不過一些子却頂天立地是這箇

黄石齋云人無今古最妙如有人凡事淳厚不肯苟且欺人便是古人如今寫一本書刻一本書一毫不肯潦草這就是古人之書問有因官事磨得細心者只

是怕心常存心便細了曰怕便不好須是不盡心自過不去務要工緻周到心裏纔安帖方好

和尚家參禪亦是要心歸一故意說一句極沒理的話要你在這上尋求想來想去別的念頭都斷了人心本自靈明逼到歸一時光彩忽發別見得一箇境界他們得此方好用功不是到此就住從此遍參歷扣直追無上菩提陰符經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是這一層工夫至三返晝夜用師萬倍即參同契所謂千

周粲彬彬萬遍將可覩乃是思之精熟若心無邪一段歸一內力却不能思要思心散去了亦不中用

省察省字是從三省處用來字面然曾子之省是事已之後迴頭盤算程朱引來却是作當幾點檢語省察言下便是克治故朱子於學庸兩處慎獨注一則曰務決去而求必得一則曰遏人欲于將萌非徒點檢一番已也省之之精則知無不致克之之勇則行無不力故省察內便包得致知力行工夫朱子所謂自

謹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應物而無差謬非致知力行者能之乎故陳北溪所舉學的只說居敬致知力行不及省察正以致知力行即省察之實也清植

榕村語録卷二十三